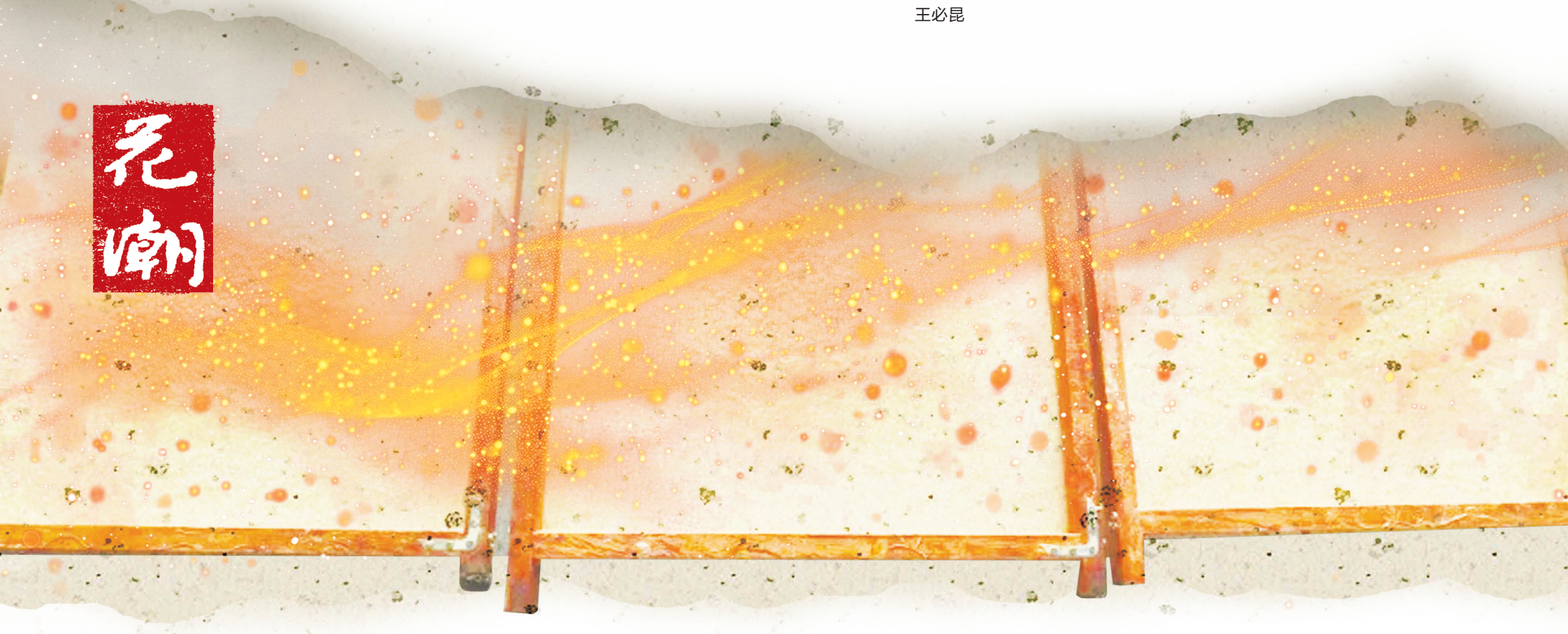


枪朵藏纸的流金时光

王必昆



路过的云

(三首)

刘常德

玉米林

这些年在城市，我会时常想起家乡那连绵的玉米林——秋天，丰收在即它们沉甸甸的，一片金黄秋收后，它们很快便衰败了。风一吹总漫不经心地摇，干枯的叶相碰——嚓嚓、嚓嚓嚓，发出清脆响声

我会怀念，它们往昔的绿。我会心疼它们因玉米棒被掰走，而留下的空我知道，其实它们的心，早空了——秸秆瓢枯萎，我发现，须等风退去它们才能慢慢，恢复平静

有父母在身边

有很多事，他们会帮我记着比如生病了提醒我吃药比如女儿该打预防针的日子我再不用担心，忘带钥匙出门当我回家，他们总是提前把门打开

有很多事，他们会帮我担着比如逢年过节返乡祭祖比如隔三差五走亲赴宴我能把心血，全投入工作中唯愿把时间，掰成几瓣使用

已有一段时间了，喝完水的空瓶，我不舍得扔，我会把它们，统统带回除迫不得已的应酬，无论有多晚我都会回家吃——我知道我不在他们的晚餐，就经常不像晚餐我愿意永远珍惜我知道这是为数不多的担心和叮嘱以外他们所能为我做的

宁静的云

刚会走路时，她紧紧拽住我手指步子迈得很大走熟以后，她超过我，走到前方走一小段又回头，看我有没有跟着再大些，她踉滑板车往前飞奔我气喘吁吁，再怎么跑也追不上

我知道的，早晚有一天她还将离开我视线，越去越远而我，也终将彻底离开她成为天空中，当她孤独时恰巧路过的，一朵宁静的云

阿卡杜大叔坐在家门口，静静地看着村子对面的山，像在想什么，更像什么也没想。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也只有他一人在枪朵村里。

这些天，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香格里拉文学采访创作活动”的调研过程中，我在尼西乡转悠，没遇到什么人，倒是不时在路边遇到几头黄牛。黄牛没人放牧，只抬头瞅一眼路人，又埋头吃草了。盛夏，高原的阳光和雨水变险似的交替出现，牛抬头的时候，明明刚才还下着雨，不觉又是阳光普照，牛低头的时候，阳光还未藏好却又下起了雨。低矮的天空放牧各种形态的白云彩乌云，太阳也常常无奈地在云隙间闪烁不停。

新阳村委员会主任白玛邓主解释说，现在正值松茸季节，村子里都见不到人，老老小小全上山捡松茸了。平时在香格里拉做生意的尼西人，到松茸季都要赶回老家捡松茸。七八月份松茸季恰好是暑假，学生都和大人去捡松茸。四五月份虫草季，乡村学校还要放“虫草假”，让学生回家找虫草。新阳村委会是尼西乡政府所在地，主任白玛邓主不但熟悉村委会管辖的村子，也熟悉整个尼西乡的情况。刚才为了解释“见不到人”而提到松茸，大家竟然都去聊松茸的话题，一时忘了我们大老远来枪朵找阿卡杜的事。

枪朵是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新阳村委会所辖的一个自然村。阿卡杜说，藏语“枪”指岩坪台，“朵”即上面，“枪朵”意为建在岩坪台上的村子。枪朵最初叫“八家人”，也就是只有八家人居住。后来人家多了，改叫“枪朵”，现有26户藏族人家。明朝时有中原来的军屯，带来了精湛的手工艺。过去枪朵制作的银

器和藏纸很有名气，后来枪朵的银器加工，以及尼西布苏的铁三脚、塘朗顶的铜器、木茸的造枪术等传统制作工艺都慢慢失传，再也没手艺人会制作。白玛邓主说，尼西历史上手工艺发达，非遗资源丰富，但现在传承得好的只有尼西黑陶和木碗。说的是，我看到阿卡杜家也有黑陶土锅、黑陶酥油茶壶、木碗等生活用品。回想一下，我到过的尼西人家，都会有几件黑陶和木碗。尼西的这两件宝，已经深深融进当地人的血脉，离开不得。再好的非遗，有生活需求，才会得到真正的文化传承。倘若没有实用的需求，充其量也只能做个艺术摆件，生命力自然很脆弱。

阿卡杜感叹道，确实是这个道理，现在有那么多好的纸张，曾经风靡的枪朵藏纸也就渐渐黯淡。阿卡杜今年67岁，他家祖祖辈辈都会做藏纸，但到他这里后，却为藏纸的传承担忧。阿卡杜每年都在做藏纸，有机会找他他要。迪庆藏族自治州博物馆、州文化局、尼西乡政府都收藏有阿卡杜的藏纸。

阿卡杜带我们看他制作藏纸的工具。门外摆着春树皮的石臼，石臼窝中插着一根两端粗、中间细的木杵，看上去很有些年份。院子里靠围墙搭建了一排平屋，作为纸坊。依次放着煮树皮的铁锅，捣树皮的木槌，搅拌纸浆的搅桶，捞纸浆的纸模，晒纸浆的晒板，打磨纸的鹅卵石，剪裁纸边的刀。长方形的晒板还有些新，只用过两年。晒板的底板用细篾编织，很光滑，黏着一些纸屑。边框则用两寸高的薄木片围成板框，有些像做豆腐的框子。屋内挂着几张藏纸，每张约有四尺三开大小，前些天刚做的。藏纸颜色乳白，手感平滑，有些厚，看得见细绒的植物纤维丝。屋

檐下还晾晒着一束束两三尺长的造纸原料，黄白的色泽，挂满了一根丈余长的竹竿。

阿卡杜从晾杆上取下一束藏纸原料。这是来自当地山坡上一种灌木的树皮，用手剔树皮时皮肤会过敏。他用藏语说叫“律扎”，不知道汉语的名称。树皮已经干枯，捏着手感有些柔软。但无论阿卡杜大叔怎么描述，一会用汉语跟我说，一会用藏语跟央金说，央金再翻译给我听，我还是想象不出它原生枝条的样子，更想象不出那种灌木的模样。我问，这树皮要到哪里采集呢？阿卡杜说，枪朵附近的山上都生长着，村前不远的山坡上就有，要不我带你们去看。

枪朵村路外山坡上，有几头黄牛在漫游，还有几只黑山羊在陡坡上闲逛，不见放牛郎，也不见放羊倌。山坡贫瘠，土壤层薄，夹杂着很多风化碎石，这样的地貌，大体只能生长耐旱耐寒的灌木。阿卡杜指着一丛灌木说，藏纸原料就是这种植物。灌木一蓬蓬的，约一米高，枝条细长，长着长圆状的小叶片，枝头开满小黄花。往周边山坡看，开着小黄花的灌木丛很多，还有的开小白花，也是同样的灌木。阿卡杜用牛角刀剔下几条树枝皮，浅黄，柔滑，像手拉面条一样。我说在我们老家的高山上见过这种灌木，我们当地土话叫“炸炸藤”，但从未听说能造纸。阿卡杜突然眼睛一亮，凝视着我，露出少有的微笑，惊喜地问：你见过“律扎”呀？我回答他：是的，我见过这种植物。我用植物识别软件确认，这是瑞香科羌花属灌木，分为白色和黄色两种。羌花树皮纤维细长坚韧，具有毒性，可造手工纸，也可入药。在滇西北，过去常用羌花树皮制作东巴纸、藏纸等珍贵纸张。所造手工纸能防虫，耐

腐蚀，适合需长期保存的经书文献用纸。阿卡杜开心地点头，说他造的纸就是这个原理。

我们在枪朵的山地漫游，阿卡杜又找到一种山草，当地藏语称为“勒觉”，也是枪朵藏纸的原料之一。有时候，造纸原料还要添加一些狼毒。秋天来的时候，绯红的狼毒总会点燃香格里拉辽阔的草甸。阿卡杜在熟悉的山岗上边走边指指点点，这是“律扎”，这是“勒觉”，那是“狼毒”，高原的每一种植物，仿佛都是老人的发小。制作藏纸的工序复杂，阿卡杜在斜坡上给我们慢慢讲述。采集的羌花树皮扎成捆，用灶灰水浸泡透，除去外皮，只取内层白皮切皮，撕成细丝，放入大锅用灶灰水煮几小时，直至将树皮煮烂。捞出后用清水冲漂干净，倒入石臼，用木槌捣成泥状，再放入搅桶里，加温水搅成纸浆。然后将纸浆舀入竹编的纸模过滤，细致摊平定型，放在晒板上铺平晾干。纸张干后，用鹅卵石打磨光滑，最后裁齐纸边，一张手工制作的成品藏纸就成。

枪朵造纸可追溯到明代，与刊印经书有关联。万历年间，卷帙浩繁的大藏经《甘珠尔》开始在中甸刊刻，枪朵造纸很可能是为刊印经书而制造，许多寺院都用枪朵藏纸。在清代枪朵被称为“纸坊”，所制藏纸供衙门写公文、寺庙抄经文专用。作为赋税，据说康熙年间枪朵人每年要上缴藏纸9000张，可见枪朵藏纸曾经的辉煌。

阿卡杜大叔拿着自己制作的那张藏纸，站在辽阔的高原上。洁白的藏纸写满了流金的时光，记载了枪朵藏纸曾经的光辉。山对面，挂在白塔上的经幡随风烈烈，仿佛在给这片雪域高原倾情伴奏。

忆秋

周其常

秋天的风，确是一位丹青妙手，从容而洗练。它拂过山峦，那曾经蓊郁的、几乎要滴出汁液来的绿色，便被一层层地调入了赭石与藤黄，最终沉淀为一种含而不露的黛青色，远远望去，像一位沉思的哲人宽厚而微蹙的额。它点过秋水，水面便霎时安静了下来，敛去了夏日的激湍与浮光，只凝成一片清极、淡极的琉璃，偶尔在云影过处，泛起几缕银丝般的粼粼波浪，仿佛在这面琉璃上冰裂的细纹。天，是那种被洗过无数次的、近乎透明的蓝，高旷得令人心折。更有那雁阵，如一支饱蘸了浓墨的巨笔，在这无垠的蓝色宣纸上，写下一个个遒劲的“人”字与“一”字。那是一种决绝的、义无反顾的笔触，是告别，亦是奔赴。

我的脚步，不觉已踏入了城郊的一片梧桐林。这里，才是秋天最坦率的宣言。夏日里那股威蕤的、遮天蔽日的绿荫，此刻已尽数交还给了土地。枝干清癯地伸向天空，脉络分明，像一幅简约的宋人山水。而那叶子，正一片片地，从高处旋落。它们的飘落，是极有仪节的。它们只是静静地，乘着微乎其微的气流，打着旋儿，如一只只倦了的金色蝴蝶，从容安详地完成生命最后一段舞蹈，然后，毫无声息地泊在大地的怀抱里。

我俯身拾起一片叶，叶脉在我掌心的纹路里伸展，那是一种坚硬而清晰的触感，仿佛一张微缩的古老地图，标记着它从萌芽到葱绿，从丰腴到枯萎的全部旅程。王静安先生词云：“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是的，今年的这一片落叶，也绝非去年我所见的那一片了。然而，在这绝对的嬗变之中，我却感到一种绝对的静定。万物，确是卸下了它繁华的模样。这卸下，并非一种败落，而是一种完成，一种解脱。它们不再需要以繁花硕果来证明、来争抢、来喧哗，只是以哲人般的静默，接受这季节的加冕——一项由风、由霜、由清寂编织成的冠冕。

这落叶的轨迹，在我眼中，便蕴着宇宙间最深邃的辩证法。所有的飞翔，终将沉淀；所有的相聚，都含着别离的种子。然而，这飘零，何尝不是为了来年春日，那枝头新绿的重逢所埋下的伏笔？今日之凋敝，正是为了积蓄力量，成就明日之新生，让眼前的萧瑟，竟焕发出一种庄严的、充满希望的辉光来。这道理，年轻时是断然不懂的。那时只爱“春风得意马蹄疾”，爱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于秋风秋雨，只觉得是愁煞人的悲音。如今行至水穷，方看出云起，方才品出这衰落与静默里，所蕴含的丰饶与醇厚。

一年里，秋天是最具备植物性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多半是动物性，只有老了，才从内心里生长出植物的根须。有了植物性，大地从容，生命也从容了：一个枝条垂到了地面，不过是弯曲起来重新向上。

我的思绪，飘向了更远的地方。屈子行吟于泽畔，见“嫫嫫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那份萧疏，大约是与他的政治失意、家国忧患缠绕在一起的，故而悲凉彻骨。而王摩诘则不然，他于秋日，能静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能品味“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这秋的景象本无分别，分别的，是观景人的心境与际遇。我辈凡人，自然不敢妄比先贤，但活了近一个甲子，人生的种种滋味——成功的甘醴，失意的苦涩，相聚的欢愉，离别的怅惘——大抵也都尝过一遍了。于是，这秋天的风物，便像一面澄澈的湖，将我度过的五十余载悲欢，都静静地映照其中，滤去了当初的焦灼与悸动，只留下一片疏朗的、可供回味的廓然。

目光从林间穿过，落在不远处的田野上。那又是一番截然不同的秋日景象。稻谷已收割了，齐整整的稻茬裸露在阳光下，像大地理完发后新生的青茬。稻草人被卸去了职责，孤零零地站着，帽檐下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几处人家的屋檐下，悬挂着金灿灿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那是大地在此刻最朴实、最热烈的语言，诉说着“丰收”二字。这丰收，与林间的凋零，竟如此和谐地并存着。一边是生命的卸任与休憩，一边是果实的归仓与圆满。这不正是人生秋日的两面吗？我们失去了青春的容颜、敏捷的精力，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我们生命的落叶。但同时，我们也收获了阅历的沉淀、智慧的洞明与心境的平和。这便是我们人生的稼穡。得失之间，原来并非楚河汉界，分明对立，而是如此水乳交融，构成了生命的全部。

里尔克在那著名的《秋日》里沉吟：“夏日曾经很长。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让秋风刮过田野。”是啊，是时候了。是时候让喧嚣止息，让繁华落尽，让思想在空旷的原野上，像秋风一样自由地驰骋。李义山诗云“留得枯荷听雨声”，那破败的残荷，因了夜雨的敲打，竟成了艺术上一种永恒的、凄美的意象。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落叶”，那些缺憾与失去，在岁月的雨声里，又何尝不能奏响一曲别样的清音？

夕阳西下，将天地染成一派温暖的橘色。转身离去时，我听见脚下落叶发出细碎的、沙沙的声响，那仿佛是大地在秋日里最深情的颂歌。它不唱开始，也不咏终结，只静静地吟咏着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当下。

普洱四时春

牛跃

夏日的普洱，是天然的清凉天地。这份独有的舒爽，源于海拔的赋予与茂密森林的馈赠，将暑气悄悄消解。6月作为普洱全年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也仅22.6℃，与华南、华北的热浪滚滚形成鲜明对比。即便午后有阳光强烈的时候，走在光影里微微出汗，只需步入树荫或转入室内，闷热便瞬间消散，立刻能感清凉如风拂面，沁人心脾。普洱的夏天，是雨热同季的默契，只要气温一升高，一场降雨便如期而至，丰沛的降水，给空气注入丝丝凉意，周身顿觉凉爽。这里的夏天没有酷暑难耐，历史上极端最高气温也仅34.5℃，更多的时候是早晚凉风习习，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暮色四合时，梅子湖栈道是绝佳的去处。湖水泛着粼粼波光，凉气随浪花漫来，拂过脸颊，浸润心田。漫步其间，听虫鸣鸟语，看山影入水，那份岁月静好的惬意，让每一个夏日都变得温柔绵长。普洱的夏，没有燥热的喧嚣，只有清凉与诗意。

秋日的普洱，是一阙清和的诗篇。气温稳定在18-25℃的舒适区间，不凉不热，干湿相宜。白天，天朗气清是常态，澄澈的蓝天下，风是最温柔的信使，阳光褪去了盛夏的热气，柔光洒在南昌河咖啡园的咖啡树上，叶片泛着湿润的光泽，每一片都缀着秋的明丽。傍晚时分，气温微凉却不寒，晚风掠过梅子湖观景台，携来茶园的清香，孩子们在快乐地吹泡泡、放风筝。登观景台远眺，暮色渐浓时，晚霞燃遍天际，橘红与鎏金交织，泼洒在连绵起伏的茶山和错落有致的城市楼宇间，连远处的村寨都浸在朦胧的诗意里。夜

色降临，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龙潭秋月”的景致更显清幽。秋夜天朗气清，一轮皓月倒映在龙潭湖中，微凉晚风掠过湖面，却无半分寒意。清代知府牛稔文曾在此闲坐观景，挥笔写下“夜色明如曙，贪凉坐野汀。月高山敛色，秋老水收腥”的诗句，道尽这月夜龙潭的清宁雅致。深秋时节，普洱依旧暖意融融，人们身着短袖便可在室外悠然漫步，无需应对骤冷骤热的无常，只剩“天凉好个秋”的舒爽。

冬日的普洱，是藏着暖意的避寒胜地。这里的冬天没有萧条，草木依旧青翠，茶芽依然鲜嫩，空气里依旧满是清新的气息。1月是普洱最冷的月份，平均气温也有13.3℃，让寒冬失去了凌厉的棱角，没有了严寒的侵袭，只有暖融融的阳光与和煦的微风。清晨5.9℃的微凉带着草木的清芬，偶有-0.3℃的极端最低气温来访，也只是停留一两小时便悄然隐去，仿佛不愿惊扰这片土地的静谧。薄雾散去，北部湿地公园有老人漫步闲谈，绿岛公园里打牌斗鸟的笑语盈盈，庭院中晒太阳的老者闲话家常，满是惬意。待到日上三竿，20.5℃的暖阳温柔洒落，穿一件薄衫便觉和风拂面。冬樱花燃着粉霞，紫荆花缀满枝丫，火焰花热烈似火，杜鹃花吐露芳蕊，繁花绽放，烂漫如春。这处暖冬盛景，让人心生恍惚，不知是冬的温婉，还是春的提前赴约。

普洱的宜居气候，是人们居住的理想家园。普洱以其独特的气候优势，在全国独树一帜，为人们提供了一处安放心灵的栖居之地。正如普洱文人笔下“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的佳句，恰是对这份温润气候最鲜活传神的写照。



本报美编 张维麟 制图